

“AUX+VP” 构式再探

周晓亮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从功能语法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传统语法中的合成谓语 AUX+VP, 以及构成合成谓语的短语内部的关系。

关键词: 助动词; 合成谓语; 依附关系; 客体关系

中图分类号: H354.3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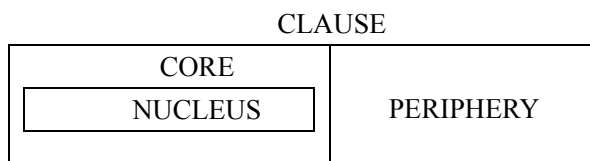
近年来, 我国俄语语言学研究发展很快, 大批西方语言学理论被引进介绍到我国, 对我们的俄语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随着各种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进, 我们对在实践和教学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传统语法的研究却关注骤减,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从功能语法角度出发, 重新审视传统语法中的合成谓语, 以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来观察这个“老对象”, 期望能在消化吸收新理论上做一点点尝试。

在传统语法中, 俄语句子的谓语, 从结构上来看, 一般可以分为简单谓语 (простое сказуемое)、合成谓语 (составное сказуемое) 和复合谓语 (сложное сказуемое) 三类。用一个动词表示的谓语称为简单谓语(见下例 1); 用“系表结构”和“助动词加不定式结构”构成的谓语叫合成谓语 (见例子 2、3)。合成谓语一般可以分为动词性的合成谓语和静词性的合成谓语; 而由三个或者四个成素构成的谓语叫复合谓语 (见例 4)。

- 1) Я читаю, а он играет.
- 2) Мы уже начали работать.
- 3) Положение являлось опасным.
- 4) Я решил продолжать заниматьс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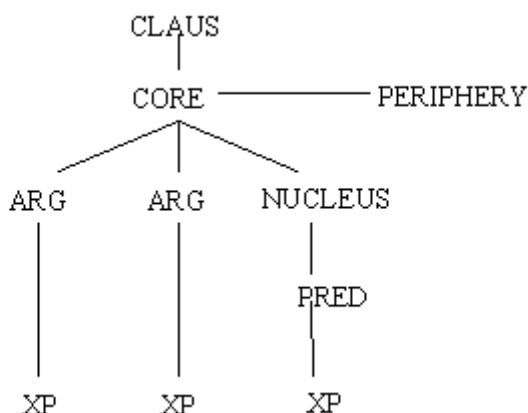
最近出版的几本语法著作如张家骅教授主编的《新时代俄语通论》(2006) 和张会森教授的《最新俄语语法》(2000) 中关于谓语的划分也大抵如此, 基本还遵循传统语法的脉络。

在 Van Valin (1997) 的角色和指称语法 (RRG) 之中¹, 小句 (clause) 的基本结构可以表示为图 1:



在这个图示中, 小句的基本结构被区分为核心 (core) 和边缘 (periphery), 核心包含的是谓核 (nucleus) 及其论元, 谓核是小句层次结构的最里层, 即传统语法的谓语。边缘指的

是时间、地点等句子的附加成分 (adjuncts), 一般为谓核的非论元成分 (non-arguments)。RRG 在小句的层次结构分析中采用了这些新的术语, 一方面是为了能对小句的层次结构做清晰准确的划分, 以便对小句的句法结构进行充分的描写, 另一方面也是使 RRG 区别于传统语法和 Chomsky 的生成语法。在 RRG 的小句层次结构的树形图 2 中²:



小句的谓核最终体现为任何可能充当谓语的词或者短语, 即 X (P)。Van Valin 的这种小句层次观和 Dik 和 Simon 等所持的小句层次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RRG 中的谓核是任何可能充当谓词的词或者短语 X (P), 而不仅仅是动词 V 或者动词短语 VP, 这符合现实。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像英语一样有限定动词 (finite verb)。

我们在本文不考察诸如 “Я читаю роман” 和 “Он учитель” 这种简单的谓核体现形式, 而是观察较为复杂的, 先看下面几个例子³:

- 1) Во вторник в 14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Москве, начали работать суды присяжных.
- 2) Работник во дворе закончил рубить дрова и принялся собирать их в поленницу.
- 3) Я не успел вовремя вернуться.
- 4) Узбеки - народ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й, любили поговорить.

这几个例子中的 “начали работать、принялся собирать、успел вернуться、любили поговорить” 是常见的复杂谓语表现形式, 传统语法中所谓的 “动词性合成谓语”, 其基本结构为 “助动词 (AUX) 加不定式结构”。张会森 (2000: 506) 把助动词定义为: “表达谓语的式、时、体、人称、性、数等语法意义, 它虽有词汇意义, 但表示的并不是实际行为本身, 而只是不定式部分所表示的行为的阶段性或主体对该行为的态度。”《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 35) 认为: “助动词是给动词做语法分类, 用来指一组从属于主要词汇动词的动词, 帮助区分语气、体、态等等。”《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 36) 认为助动词 “指的是在句子中与其他动词连用的表示体、态、时以及人称等语法功能的动词”。

根据以上对助动词的定义, 助动词的功能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

- 1) 表示谓语的语法意义, 即式、时、体、人称、性、数。
- 2) 助动词后面接不定式。
- 3) 助动词和不定式之间是从属关系, 共同做句子的谓语, 助动词依附于动词不定式, 在语法上起修饰作用。

从形式上看, 助动词后面接动词不定式, 并表示谓语的语法意义, 所有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都在助动词上体现, 而不是在动词不定式上, 这没有问题。关键是最后一点, AUX (助动词) + VP (动词短语) 这个结构的内部关系就很有问题了。

传统语法把 AUX (助动词) + VP (动词短语) 这个结构称为 “合成谓语”, 即助动词

和动词短语之间是依附关系，一起来做句子的谓语。直观上看，“助动词+不定式”结构的内部关系很像副词修饰动词的关系。而把助动词和不定式之间看成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很有问题，因为传统语法中的依附关系是一个有问题的类。在苏联科学院《80年俄语语法（句法）》关于依附关系类别的划分就可见一斑。在《80年俄语语法（句法）》中，当依附不定式时有补足关系，如 *умудрится упасть*（竟然会摔跤）；客体关系，如 *учиться рисовать*；疏状限定关系，*зайти поговорить*；限定关系和限定补足关系，如 *говорить медленно, юбка мини* 等。⁴可见在传统语法中，依附联系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依附联系中的客体关系和支配联系中的客体关系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учиться рисовать* 和 *учиться рисованием* 都是客体关系，为什么划作两种联系类型？《80年俄语语法（句法）》给出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从属词是不变词（副词、不变形容词、不定式或副动词）是依附联系，而从属词是名词并以间接格词形联结主导词就是支配联系，这种依据形式而不考虑词组内部逻辑语义的划分不难让人接受。

而在生成语法（TG）的题元理论中，由于助动词（AUX）不能分配题元角色，只有那些有词汇意义的实义语类如动词或者形容词才有能力分派题元角色，所以把助动词处理为没有词汇意义的功能语类。（温宾利 2002：55）但是很显然，助动词作为一个功能语类和其他的功能语类是不同的，因为助动词有作为动词的一个子类，是有词汇意义的。助动词不但有句法特征，还有词法特征，和动词一样有时、态和变位等屈折变化。（温宾利 2002：25）这里有一个矛盾，助动词作为动词中一个特殊的类，有实义动词的词法特征，但是却没有实义动词分配题元角色的能力。同样，在 RRG 中，助动词被看作情态功能算子（operator），属于小句核心（core）的范围，是附加在小句核心上的功能标签。也就是说，助动词在小句层次结构中并不在 X（P）中。那么我们上面例子中的“*начали работать, принялись собирать, успел вернуться, любили поговорить*”，只有助动词短语中的不定式部分才是谓核。RRG 的这种处理方式在实质上同 TG 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即把助动词看作功能操作词，因为助动词不能分配题元角色。

然而即使在传统语法中，助动词也被看成是有词汇意义的。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助动词这个动词子类的范围认识上存在偏差。例如张家骅（2006）在动词性合成谓语一节中，只列举了两类助动词，一类是所谓的阶段动词，表示开始、结束、继续等意义，如 *начать, приняться, стать* 等，另一类是表示可能、愿望、打算、决心等意义的情态动词，如 *мочь, хотеть, желать, решить* 等。而在张会森（2000：506-510）中则列举了六类助动词，除了阶段动词和情态动词外，还有表示获得某种技能、习惯的动词，如 *уметь, учиться, привыкнуть*；表达主体对行为情感态度的动词，如 *любить, не терпеть*；某些固定组合意义相当于上述各类助动词，如 *иметь намерение, бы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某些表示“应该”、“能够”、“打算”、“喜好”、“乐意”等情态意义的短尾形容词，如 *должен, обязан, намерен, способен* 等。在英语语法中，对助动词的理解则只包括系词 *Be, Do, Have* 和情态动词，如 *can, may, must* 等。在汉语语法中，助动词一般是表示能力、愿望、可能、责任等意义的词，一般包括：“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要、敢、想、应该、应当、该、情愿、愿意、肯、许、准、（不）配、值得”等（朱德熙 1982：61）。可以看出，尽管虽然存在语言差异，但是助动词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类，而不是一个开放集。比较这三种语言中对助动词的认识，情态动词是共有的，三种语言都把情态动词看成为助动词，而在其他成员上则存在分歧。如果从张会森对助动词的分类来看，俄语中助动词的范围最宽，而汉语的范围最窄，只包括情态动词。汉语中有一个简单的助动词检测方法，那就是：在结构上，典型的助动词只能出现在 AUX+VP 这个格式里面。我们用这个方法检测下俄语中的助动词。

首先看阶段动词，在张家骅和张会森的助动词类别中，都包括这一类别的动词。

1) Сейчас мы с командой начинаем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большим проектом созданием.

2) Итак, начинаем наш урок природоведения.

3) Ученик Д. Д. Крюкова, 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омиссарчиков, продолжает заниматься в девятой школе.

4) А Саша Абношкин, сы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олхоза,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вою речь.

在俄语中,表示开始、继续、结束的阶段动词不但可以出现在 AUX+VP 这个格式里面,还可以作为实义动词使用,直接和名词短语 NP 连用。在张会森的助动词分类中,表示获得某种技能、习惯的动词以及表示主体对行为情感态度的动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1)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я привык выходить на дорожку только для победы.

2) Через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даже зять привык к подгоревшей картошке.

3) Так вот, Кира и Тамара Игоревна, как и все женщины, очень любили поговорит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4) Старик любил этот роман.

如果严格的按照“能且仅能进入 AUX+VP 格式”标准检测,那么至少这三类动词都不是纯助动词,这三类动词都可以作为实义动词来使用。

而情态动词则不同,例如:

1) 张三会开汽车。

2) *张三会汽车。

3) 我能参加明天的研讨会。

4) *我能明天的研讨会。

5) Петя может поднять 100 кг.

6) *Петя может 100 кг.

7) Хочу вас видеть скоро.

8) ?Мы хотим не войны,а мира.

例子 8) 在语法上应该是可接受的,但是在语义上有点问题。这个 хотеть 的意义里面不仅仅有“想”这个义素,还包括“得到”这个义素,这个义素的存在影响了 хотеть 通过这个检测。类似的动词还有 желать,мечтать 等所谓的“愿望动词”,这类动词大都不单纯包括“愿望”这一个义素,通常还隐藏有“得到”这个义素,所以这类动词后可以出现名词。但是这种“愿望动词”的意义已经丧失了表达情态的功能,而等同于普通动词,表达“想要,想获得”的意义。所以严格的观察,愿望动词可以通过这个测试。

那么传统语法是依据什么标准把如此多的动词类别都统统划归助动词类别呢? Langacker (1991: 193) 在讨论助动词时候认为,传统语法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意义来确定成分的语法地位,对于助动词短语,意义具体的那个普通动词叫做主要动词,意义抽象的那个成员叫助动词。Langacker 认为这种认识具有误导性,没有反应助动词短语的真正语法特点和句法功能。我们前面看到,如果根据“能且仅能进入 AUX+VP 格式”这个标准,那么只有表示“能愿”的情态动词可以通过检测,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助动词都不能通过检测。这个标准是严厉的。我们前面分析过,阶段动词、表示获得某种能力的动词以及表达主体对行为态度的动词有一个区别与“能力”和“愿望”情态动词的地方,这几类动词在连接动词不定式的时候,词汇意义保留得非常的完整,很难被看作是功能语类或者功能算子。所以无论如何,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能接不定式的动词都不加分别的都看成是助动词。从功能的角度来看,除了情态动词,俄语中其他所谓的“助动词”,无论是阶段动词还是表示学会、获得某种技能的动词以及表达主体对行为情感态度的动词,都和一般的动词在功能上没有区别。在实际的小句层次结构中,无论是用 TG 分析,还是用 RRG 分析,都很难把这几类动词看成是功能操作词(功能语类),它们不能表达情态意义,而且这几类动词的词汇意义在

小句中保存的如此完整，很难相信这几类动词是“帮助”动词不定式的，反而和一般动词支配名词的关系相似。而从意义上看，动词不定式形式有一个最大的特定，就是意义高度的范畴化，动词不定式形式表达的并不是行为过程，而是对行为或者动作的称名，动词不定式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名词化了。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对情态动词的语义界定和划分非常的复杂，很多讨论属于哲学上的思辨，我们不对情态动词做语义上的区分，我们较关心 AUX+VP 这个格式的语法特点。可以归纳为：

- 1) 在这个格式中，VP 是格式的核心，在小句的层次结构中，谓核为 VP。
- 2) 在这个格式中，AUX 的词汇意义正在虚化为情态意义，表达说话人主体对动作或者行为的态度。
- 3) 在这个格式中，AUX 充当功能操作语，在形式上表达时间、体、态等语法意义。
- 4) VP 在形式上为动词不定式，词汇意义已经名词化，但保留分配题元角色的能力。

在俄语中，有两种类型的句子和 AUX+VP 这个格式的句子在形式上非常的相似。一种是张会森所列类别的最后一种：表示各种情态意义的短尾形容词。例如：

- 1) Пу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ы кричат "Долой Собчака!" - ты не *должен отвечать*.
- 2) Мы *обязаны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твердую, здоровую почву *незыблемых 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 3) Белый дом объявил, что *намерен*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овбезу ООН текст новой резолюции по Ираку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还有一类是表示情态意义的状态词，如 *нужно, нельзя, над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озможно* 等。例如：

- 1)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полнить план *вовремя*.
- 2) Вам *надо* бросить курить.
- 3) Можно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

我们把这两种句法格式分别记为“ADJ_{крат}+VP”和“ADV+VP”，在这两个句式，ADJ_{крат}和 ADV 如果按照传统语法来分析，它们和后面所接的动词不定式形式也构成所谓的“合成谓语”。从语法上分析，ADJ_{крат} 同小句的主语还需要保持语法的一致，有性、数的语法形式，在“ADJ_{крат}+VP”这个句子格式中保留了人称、性、数等语法标志。而在“ADV+VP”这个句子格式中，ADV 已经和主体完全没有性、数、人称等语法联系了，ADV 在这个小句格式中，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功能语类或者说功能算子。而在“AUX+VP”这个句子格式中，AUX 还有保留有人、性、数、态等语法形式。

	人称	性	数	时间	情态
AUX+VP	+	+	+	+	+
ADJ _{крат} +VP	+	+	+	+	+
ADV+VP	—	—	—	+	+

任何一个小句的命题结构都体现现实世界中的事态 (state of affairs)，小句中的人称、性、数、时间等语法形式是对小句表达现实事态中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参与者的语法编码，表明小句与现实世界中事态之间的关系。人称、性、数、时间等语法形式的意义在于“指示”这种关系。而情态不同，它不标明小句命题同现实世界间的关系，而是把小句命题锁定于可能世界。所以，在情态小句中，表达情态意义的 AUX 或者 ADJ_{крат}, ADV 上编码的语法意义越多，情态小句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反之则相反。从 AUX+VP, ADJ_{крат}+VP 和 ADV+VP 这三种情态小句的差异中，可以看到情态意义的整个虚化过程。

附注

- 1 RRG 为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的缩写。
- 2 图 1 和图 2 转引自 Van Valin & Lapolla R. J. (1997)。
- 3 本文的俄文例子多来自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址为 <http://ruscorpora.ru/>。
- 4 信德麟、张会森、华劲 俄语语法——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简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第 484 页。

参考文献

- [1]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Van Valin R. D. & Lapolla R.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M]. New York.
- [3]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 2000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4] 温宾利 2002 当代句法学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5] 现代语言学词典 2000 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张会森 2000 最新俄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张家骅 2006 新时代俄语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朱德熙 1882 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Restudy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UX+VP”

ZHOU Xiao-li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restudies syntactic structure “AUX+VP”, ——compound predicate in traditional terms, and analyzes internal relations of structural units in syntactic structure “AUX+VP” from viewpoint of functional grammar.

Key words: AUX; AUX+VP; functional grammar

收稿日期: 2008-11-09

作者简介: 周晓亮 (1977-), 男, 吉林长春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法学、俄汉语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彭玉海]